

兰老师

《三河纪事》之七

□归棹庐主



AI生成图

兰老师是阿狗读小学辰光的班主任老师。

那年，阿狗去东风小学报名读一年级，是父亲剃头阿华带着他去的。

尽管东风小学就在剃头店隔壁的当典弄里，尽管阿狗早已不知在学校的操场上、篮球架下、单双杠边玩过多少次了，但真正到了能去学校读书的辰光，阿狗还是交关兴奋。

到了学校办公室，一位戴眼镜、瘦高个、一脸严肃的马脸老师看了看剃头阿华递过来的户口本，又拿眼扫了个子瘦小的阿狗，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讲，孩子读书的年龄不合格，按规定要满七周岁才能入学，你家孩子生日小，还差一个月，等到明年再来读吧。

剃头阿华陪着笑脸讲，小史老师，我们虽然不是街坊，但也是老熟人了，您能不能通融通融？不就差一个月嘛？我家阿狗记性好，不怕学习跟勿上。他想要读书，都快想疯了。

小史老师边整理报名表，边用左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讲，阿华师傅，这是县教育局的统一规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

阿狗听小史老师这样讲，又看看旁边糖坊弄里的阿权已经报上了名，急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于是，就一手攀着小史老师的办公桌沿，一手拉着剃头阿华的衣裳角，眼巴巴地盯着小史老师的马脸不肯走。

这时，从门外走进了个年纪轻轻的女老师，看见阿狗这副着急无助的样子，就向小史老师问明了情况，然后扭头对剃头阿华讲，孩子读书年龄小，身体吃得消伐？

剃头阿华赶紧讲，既没事体格，既没事体格，这小人的身体好着呢。

女老师听了，就弯下腰笑眯眯地问阿狗，小朋友，老师来考考你，如果你能从“1”数到“100”，老师就让依报名读书。

阿狗听女老师这样讲，立马就紧拽着剃头阿华的衣裳角，尖着嗓子大声数起数来，只是在数到“87”的时候，打了个小红疙瘩。

就这样，阿狗成了三河镇东风小学一年级甲班的学生。

到了开学的那一日，阿狗惊喜地发现，他的班主任老师原来就是那日考他数数的年轻女老师，姓兰，兰花的兰。

东风小学的规模不大，每届只招两个班级，每班40个学生。部分校舍是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改建的。

朝西的马头墙下，临着当典弄开了扇门，便是学校的大门。进了大门后，是个青石板的天井，天井左右两排的木结构厢房，是老师们的宿舍和食堂。

正对大门的，是块红漆的木照壁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伟人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的金色题词。

照壁后面，是条南北向的长

廊。长廊后面，有株高高大大的枇杷树。很多年后，阿狗在师范里读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读到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，脑海里浮现的“亭亭如盖”的枇杷树，就是这株树。

兰老师是个上海知青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圆圆的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老爱穿件黄卡其布的列宁装，每日来上课的辰光都精神精神的。

兰老师讲话的声调不高，但音色清澈，就像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样，交关好听。

兰老师上课用一丝不苟这四个字来形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一年级学拼音，阿狗他们受方言的影响，对前鼻音、后鼻音、平舌音、翘舌音什么的，老发不准。兰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了张嘴舌喉的示意图，用红粉笔一一标出发音的着力点。然后，就夸张地大张着嘴巴，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教阿狗他们发音的技巧。后来阿狗去市里读师范，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着实让师范里教语文的老师吃了一惊。

每周二的书法课，兰老师都会在黑板上画个大大的米字格，细细讲解每个字的结构布局、运笔要领。同学们的书法作业兰老师批改得也交关认真。如果哪个字写得不好，兰老师就会用红毛笔画个红圈圈以示表扬。如果哪个字写得不好，就改出你的不足。每个同学的书法作业本发下来，都是红红的一片。

学校规定，早自习前学生们都要以班级为单位，绕着操场跑三圈步。兰老师每日都会站在教室门口点名。如果哪个同学迟到了，就会被兰老师罚站在教室后面上早自习。

每日的早自习，其他班的学生想干吗就干吗，只要不跑出教室就可以了。兰老师却管得交关严。阿狗记得到了三年级，早自习时兰老师要么给他们讲首古诗，什么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什么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；要么就给他们讲个成语故事，什么“凿壁偷光”，什么“闻鸡起舞”，隔日还要背诵、默写这些古诗和成语，让阿狗他们苦不堪言。



AI生成图

那时，全社会都在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。学校就要求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捡拾猪粪，支援农业生产。每个学生的拾粪量，都由班里的劳动委员一一登记在册。

于是，每日清早的上学路上，阿狗他们都会斜背着书包，左手提着土簸箕，右手拎着小粪钩，满大街地低着头寻猪粪。

有一日，阿狗跟着一群猪从糖坊弄跑到了关帝庙，捡了满满一簸箕的猪粪，却耽误了上早自习。阿狗兴冲冲地赶到学校，满以为会得到兰老师的表扬，可见到的却是兰老师一脸的严肃。

放学后，兰老师把阿狗叫到了办公室。

兰老师讲，学生辰光最要紧的是学业，要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从小就要有强健的体魄，丰富的知识，和咬定目标不放松的劲道。

兰老师讲，老师问依一个问题。假如学校里有个荷花池，荷花每日的开放量是前一日的一倍，到了第20日，荷花就会开满整个池塘。那么，老师问依，第几日的辰光荷花才只开了一半？

阿狗搔了搔头皮，仰着头回答道，是第19日。

兰老师满意地讲，是格，到了第19日的辰光，荷花才开了一半。有些人做事体，之所以会功败垂成，交关大的原因就像荷花开花，一开始用力地开啊、开啊，可开到了第10日，有的甚至开到了第19日，却放弃了。做人做事，坚持交关重要。

兰老师的这席话，让阿狗终生受用。

到了四年级的辰光，兰老师忽然不教阿狗语文，也不当班主任了。据说，当时县教育局下发了一本批判教材来代替语文课本。兰老师要求继续上原来的语文课本，于是就被调到总务处去了。

当阿狗再次听说兰老师的事体，已是7年后师范毕业回到东门小学，也就是原来的东风小学当老师的辰光。

兰老师的婚姻生活交关勿舒坦。那年，调到总务处后，兰老师生了一场大病，住在隔壁的小史老师就经常去照顾她。后来，两个人就结了婚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没过多久两个人又离婚了。再后来，兰老师就调回上海的学校去了。到了上海没几年，兰老师便因病去世了，据说是得了胰腺癌。

阿狗有时走过校园里那棵早已郁郁葱葱的枇杷树，就会时不时地想起当初入学时兰老师让他数数的情景，想起兰老师齐耳的短发和浅浅的酒窝，想起兰老师给他讲的荷花的故事。

阿狗还会想起那个初夏的下午，兰老师端了一脸盆的枇杷来到教室，让同学们排好队，每人拿一个枇杷时的快乐。

那是阿狗平生第一次吃枇杷，很甜。